

### 笔述徽闻旧史

□吴秋虎

## 石潭村，摄影家的摇篮

走进我的家乡歙县石潭古村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居白墙黛瓦，鳞次栉比，虽说与公路沿线村庄相比显得偏僻古老了许多，但它安详静谧坐落于新安江支流昌源河与华源河交界处，与其间的古民居、古祠堂、旧庙宇、山间路亭等建筑群构成一个古朴典雅的天地。

石潭至今还保存着宋代大儒吴用清之子吴启之墓，别小看这区区古墓，他的长子吴延硕自歙迁居宣城，其后世又迁居肥东六家畈，形成皖北的著名“肥东六家畈吴氏”，而其弟吴唯就南迁石潭村。兄弟自北宋末年从富饶村分迁后，经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至今已800余年了。

坐落村庄正街并排而立的“叙伦堂”和“春晖堂”系吴氏兄弟祠，是明代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。特别是叙伦堂，雄伟高大、气势恢弘、古朴典雅。它始建于明朝嘉靖甲寅年(1554年)，门面阔16米、进深38米，前后有三进两天井。整体建筑砖墙围护，梁柱皆巨木，有24根粗大银杏通天柱矗立于天井四周。大小木梁共有100根，故名“百梁厅”。特别是那“百子闹元宵”、“八仙过海”的精湛木雕栩栩如生，迷倒了四方艺人，被称为稀世珍宝！

石潭古村还有风厅、五间厅、西板厅、继生厅、嘉乐厅等一座座亭阁式建筑，飞檐翘角、精巧别致。门楼、门框、漏窗的砖木石刻保留得更加完好。水巾庙、关爷庙、五圣祠、真武庙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。



在石潭村，无论从哪个方向沿石板路上山，都是步步成景、处处入画。每到春暖花开之时，映山红、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开满山坡。尤其是那油菜花的金黄色从山的这端铺开去，直达山那端的山脚，一畦畦、一垄垄，幻化成一片金色的海洋，铺漫到每一个角落，花枝招展、轻风摇曳、蝶飞蜂舞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石潭四周山上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，倚山而立，掩映在油菜的万花丛中，黄色为主、黑白相间。尤其游客爬上下太村、湖山村、北山村的山顶，看

其景，好像酒未饮到十分、花则含苞待放的韵味。漫步石潭的山坡，清晨云山雾海，村庄疑是在白云之上；若遇雨过天晴，更是云雾缭绕，山景如画。

石潭村成了摄影家的天地。一年四季，摄影爱好者从不间断，特别是江浙沪粤闽香港的摄影家纷至沓来，他们抢拍镜头，创造杰作。由此石潭古村被摄影界的有识之士誉为“摄影家的摇篮”。

家乡石潭村，一个美丽的古村落，一个创造摄影杰作的地方。

□陈梧桐

## 明朝第一 开国功臣徐达

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，小时曾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。元朝末年，他目睹政治黑暗，民不聊生，慨然有“济世之志”。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，在郭子兴起义军中当小军官的朱元璋回乡招兵，他“仗剑往从”，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。他就是明朝第一开国功臣，安徽凤阳人——徐达。

投奔朱元璋后，徐达不仅作战勇敢，协助朱元璋收编了定远的几支地主武装，攻占滁、和等地，被朱元璋授为镇抚。此时，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首领，而徐达与汤和等人则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。不久，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，拘捕了孙德崖，而孙之部众则扣留了朱元璋。徐达挺身而出，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，换回朱元璋。直到郭子兴释放孙德崖后，他才被放出来。朱元璋因此对他非常感激，也更加信任他。

徐达从小没有机会上学读书，但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。每逢带兵出征，常“延礼儒士，说古兵法”，因此熟知古代兵法。他还善于通过战争锻炼自己的军事才干，具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，不仅作战勇敢，而且“尤长于谋略”。

徐达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。明朝建立后，被朱元璋授为太傅、中书右丞相，后封魏国公，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，次女为代王妃，三女为安王妃。尽管劳苦功高、地位显赫，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，从不居功自傲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，不和同乡拉帮结派，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。

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，恭慎有加，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。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，徐达毕竟在政治上忠诚不二，经济上不贪不占，生活上十分检点，没有任何把柄可抓，从而避免了“走狗烹”的厄运。流传极广的所谓朱元璋赐蒸鹅而害死徐达的说法，正如赵翼所说的是“传闻无稽之谈”，“其时功臣多不保全，如达、基之令终已属仅事”，徐达和刘基是洪武朝少数得以获终天年的大臣。

洪武十八年二月，徐达病逝，享年54岁。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，赐谥“武宁”，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，并亲为之撰写神道碑，赞扬他“忠志无疵，昭明乎日月”。后复命“配享太庙，塑像祭于功臣庙，位皆第一”。



□余世存

## 狂狷之士刘文典

现代史是一个狂人辈出的时代。但有的人是真狂，有的人是佯狂；有的狂是人性的抒发，除狂无以寄托；有的狂则是为了狂以外的目的，所谓“翩然一只云中鹤，飞来飞去宰相衙”，虽然，为利益狂似乎可以原谅宽恕。最令人叹惜的是，那些狂士们一遇上组织化、政党性的力量就自折了羽翼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，在现代史上变成“一进组织便无足观”了。而那些一狂到底的狂士们却也不免为政治借势借力了。在这些狂狷之士中，安徽合肥人刘文典算得了一个响当当的汉子。

刘文典是国学大师，但他能名闻全国，却始于他对“虎而冠者”的蒋介石的顶撞。1928年，刘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，学生闹学潮，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。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“责令、责成”、“纵容学生闹事”等词十分不满，自以为“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，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，挥手而去！”见蒋介石时，他戴礼帽穿着长衫，昂首阔步。蒋介石冲口问：“你是刘文典么？”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，反而傲然说：“字叔雅，文典只是父

母长辈叫的，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。”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，要严惩罢课学生。刘文典说：“我只知道教书，不知道谁是共产党。”蒋说：“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？不把你这学阀撤掉，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！”刘毫不相让：“提起总理，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，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！”说到激烈处，两人互相拍桌大骂，一个骂“你是学阀”，一个骂“你是新军阀”。结果，学阀拧不过军阀。蒋介石把刘校长关进大牢，经蔡元培等人营救，刘文典免去牢狱之灾。

刘文典的另一件轰动全国的事，是1932年夏，他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，陈除出了“梦游清华园记”的作文题外，还出了对子题“孙行者”，让久违了对对子学生们不知所措，引起舆论大哗。

刘文典的《庄子补正》共10卷，于1939年出版。由于陈寅恪作序给予较高评价，使刘的身价倍增，获得了“庄子专家”的美誉。每上《庄子》课时，他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：“《庄子》嘛，我是不懂的喽，也没有人懂！”言下之意，他如不

懂，别人就更不懂了。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，他口出狂言：“在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，只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庄周，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。”

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，他认为“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”。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，他喃喃自语：“我没听说过他，我没听说过他。”在西南联大教书时，他不把朱自清这些“才子”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。当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，刘文典愤愤不平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400块钱，我该拿40块钱，朱自清该拿4块钱。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！”又说：“沈从文是我的学生，他要是教授，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？”在昆明时，某日空袭警报响起，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，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。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：“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，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，你们跑是为了未来，沈从文替谁跑啊？”

刘文典跟传统中国狂狷之士一样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